**朝阳区高中名著阅读《论语》中的子路**

**附加资料（关于“子路”的章句）**

**为政篇第二**

【原文】

 2•17 子曰：“由(1)，诲女(2)，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释】

 (1)由：姓仲名由，字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孔子的学生，长期追随孔子。

 (2)女：同汝，你。

【译文】

 孔子说：“由，我教给你怎样做的话，你明白了吗？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啊！”

【评析】

 本章里孔子说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文化知识和其他社会知识，人们应当虚心学习、刻苦学习，尽可能多地加以掌握。但人的知识再丰富，总有不懂的问题。那么，就应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

**公冶长篇第五**

5•7 子曰：“道不行，乘桴(1)浮于海，从(2)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注释】

 (1)桴：音ｆū，用来过河的木筏子。

 (2)从：跟随、随从。

【译文】

 孔子说：“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乘上木筏子到海外去。能跟从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这话很高兴。孔子说：“仲由啊，好勇超过了我，其他没有什么可取的才能。”

【评析】

 孔子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极力推行他的礼制、德政主张。但他也担心自己的主张行不通，打算适当的时候乘筏到海外去。他认为子路有勇，可以跟随他一同前去，但同时又指出子路的不足乃在于仅有勇而已。

【原文】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1)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2)，百乘之家(3)，可使为之宰(4)也，不知其仁也。”“赤(5)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6)，可使与宾客(7)言也，不知其仁也。”

【注释】

 (1)赋：兵赋，向居民征收的军事费用。

 (2)千室之邑，邑是古代居民的聚居点，大致相当于后来城镇。有一千户人家的大邑。

 (3)百乘之家：指卿大夫的采地，当时大夫有车百乘，是采地中的较大者。

 (4)宰：家臣、总管。

 (5)赤：姓公西名赤，字子华，生于公元前509年，孔子的学生。

 (6)束带立于朝：指穿着礼服立于朝廷。

 (7)宾客：指一般客人和来宾。

【译文】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做到了仁吧？”孔子说：“我不知道。”孟武伯又问。孔子说：“仲由嘛，在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可以让他管理军事，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冉求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公邑或有一百辆兵车的采邑里当总管，但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孟武伯又问：“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公西赤嘛，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接待贵宾，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做到了仁。”

【评析】

 在这段文字中，孔子对自己的三个学生进行评价，其评价标准就是“仁”。他说，他们有的可以管理军事，有的可以管理内政，有的可以办理外交。在孔子看来，，他们虽然各有自己的专长，但所有这些专长都必须服务于礼制、德治的政治需要，必须以具备仁德情操为前提。实际上，他把“仁”放在更高的地位。

【原文】

 5•14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译文】

 子路在听到一条道理但没有能亲自实行的时候，惟恐又听到新的道理。

【原文】

 5•26 颜渊、季路侍(1)。子曰：“盍(2)各言尔志。”子路曰：“原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3)善，无施劳(4)。”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5)。”

【注释】

 (1)侍：服侍，站在旁边陪着尊贵者叫侍。

 (2)盍：何不。

 (3)伐：夸耀。

 (4)施劳：施，表白。劳，功劳。

 (5)少者怀之：让少者得到关怀。

【译文】

 颜渊、子路两人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愿意拿出自己的车马、衣服、皮袍，同我的朋友共同使用，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向孔子说：“愿意听听您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安心，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的子弟们得到关怀。”

【评析】

 在这一章里，孔子及其弟子们自述志向，主要谈的还是个人道德修养及人为处世的态度。孔子重视培养“仁”的道德情操，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和学生。从本段里，可以看出，只有孔子的志向最接近于“仁德”。

**雍也篇第六**

【原文】

 6•8 季康子(1)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2)，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财也达(3)，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4)，于从政乎何有？”

【注释】

 (1)季康子：他在公元前492年继其父为鲁国正卿，此时孔子正在各地游说。8年以后，孔子返回鲁国，冉求正在帮助季康子推行革新措施。孔子于是对此三人做出了评价。

 (2)果：果断、决断。

 (3)达：通达、顺畅。

 (4)艺：有才能技艺。

【译文】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仲由做事果断，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季康子又问：“端木赐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端木赐通达事理，对于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又问：“冉求这个人，可以让他管理国家政事吗？”孔子说：“冉求有才能，对于管理国家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评析】

 端木赐、仲由和冉求都是孔子的学生，他们在从事国务活动和行政事务方面，都各有其特长。孔子所培养的人才，就是要能够辅佐君主或大臣从事政治活动。在本章里，孔子对他的三个学生都给予较高评价，认为他们已经具备了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

【原文】

 6•28 子见南子(1)，子路不说(2)。夫子矢(3)之曰：“予所否(4)者，无厌之！天厌之！”

【注释】

 (1)南子：卫国灵公的夫人，当时实际上左右着卫国政权，有淫乱的行为。

 (2)说：音ｙｕè，同“悦”。

 (3)矢：同“誓”，此处讲发誓。

 (4)否：不对，不是，指做了不正当的事。

【译文】

 孔子去见南子，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如果我做什么不正当的事，让上天谴责我吧！让上天谴责我吧！”

【评析】

 本章对孔子去见南子做什么，没有讲明。据后代儒家讲，孔子见南子是“欲行霸道”。所以，孔子在这里发誓赌咒，说如果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的话，就让上天去谴责他。此外，孔子在这里又提到了“天”这个概念，恐怕不能简单地说，孔子的观念上还有宗教意识，这只是他为了说服子路而发的誓。

**述而篇第七**

【原文】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1)，惟我与尔有是夫(2)！”子路曰：“子行三军(3)，则谁与(4)？”子曰：“暴虎(5)冯河(6)，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7)。好谋而成者也。”

【注释】

 (1)舍之则藏：舍，舍弃，不用。藏，隐藏。

 (2)夫：语气词，相当于“吧”。

 (3)三军：是当时大国所有的军队，每军约一万二千五百人。

 (4)与：在一起的意思。

 (5)暴虎：空拳赤手与老虎进行搏斗。

 (6)冯河：无船而徒步过河。

 (7)临事不惧：惧是谨慎、警惕的意思。遇到事情便格外小心谨慎。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我就去干；不用我，我就隐藏起来，只有我和你才能做到这样吧！”子路问孔子说：“老师您如果统帅三军，那么您和谁在一起共事呢？”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徒步涉水过河，死了都不会后悔的人，我是不会和他在一起共事的。我要找的，一定要是遇事小心谨慎，善于谋划而能完成任务的人。”

【评析】

 孔子在本章提出不与“暴虎冯河，死而无悔”的人在一起去统帅军队。因为在他看来，这种人虽然视死如归，但有勇无谋，是不能成就大事的。“勇”是孔子道德范畴中的一个德目，但勇不是蛮干，而是“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这种人智勇兼有，符合“勇”的规定。

【原文】

 7•19 叶公(1)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2)。”

【注释】

 (1)叶公：叶，音ｓｈè。叶公姓沈名诸梁，楚国的大夫，封地在叶城（今河南叶县南），所以叫叶公。

 (2)云尔：云，代词，如此的意思。尔同耳，而已，罢了。

【译文】

 叶公向子路问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样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都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如此而已。”

【评析】

 这一章里孔子自述其心态，“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连自己老了都觉察不出来。孔子从读书学习和各种活动中体味到无穷乐趣，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者，他不为身旁的小事而烦恼，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

【原文】

 7•35 子疾病(1)，子路请祷(2)。子曰：“有诸(3)？”子路对曰：“有之。《诔》(4)曰：‘祷尔于上下神祗(5)。’”子曰：“丘之祷久矣。”

【注释】

 (1)疾病：疾指有病，病指病情严重。

 (2)请祷：向鬼神请求和祷告，即祈祷。

 (3)有诸：诸，“之于”的合音。意为：有这样的事吗。

 (4)《诔》：音ｌěｉ，祈祷文。

 (5)神祗：祗：音ｑí，古代称天神为神，地神为祗。

【译文】

 孔子病情严重，子路向鬼神祈祷。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说：“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地神灵祈祷。’”孔子说：“我很久以来就在祈祷了。”

【评析】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为他祈祷，孔子对此举并不加以反对，而且说自己已经祈祷很久了。对于这段文字怎么理解？有人认为，孔子本人也向鬼神祈祷，说明他是一个非常迷信天地神灵的人；也有人说，他已经向鬼神祈祷很久了，但病情却未见好转，表明他对鬼神抱有怀疑态度，说孔子认为自己平素言行并无过错，所以祈祷对他无所谓。这两种观点，请读者自己去仔细品评。

**子罕篇第九**

【原文】

 9•12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1)。病间(2)，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3)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4)，予死于道路乎？”

【注释】

 (1)为臣：臣，指家臣，总管。孔子当时不是大夫，没有家臣，但子路叫门人充当孔子的家臣，准备由此人负责总管安葬孔子之事。

 (2)病间：病情减轻。

 (3)无宁：宁可。“无”是发语词，没有意义。

 (4)大葬：指大夫的葬礼。

【译文】

 孔子患了重病，子路派了（孔子的）门徒去作孔子的家臣，（负责料理后事，）后来，孔子的病好了一些，他说：“仲由很久以来就干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我明明没有家臣，却偏偏要装作有家臣，我骗谁呢？我骗上天吧？与其在家臣的侍候下死去，我宁可在你们这些学生的侍候下死去，这样不是更好吗？而且即使我不能以大夫之礼来安葬，难道就会被丢在路边没人埋吗？”

【评析】

 儒家对于葬礼十分重视，尤其重视葬礼的等级规定。对于死去的人，要严格地按照周礼的有关规定加以埋葬。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安葬仪式，违反了这种规定，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反对学生们按大夫之礼为他办理丧事，是为了恪守周礼的规定。

【原文】

 9•27 子曰：“衣(1)敝缊袍(2)，与衣狐貉(3)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4)，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注释】

 (1)衣：穿，当动词用。

 (2)敝缊袍：敝，坏。缊，音ｙùｎ，旧的丝棉絮。这里指破旧的丝棉袍。

 (3)狐貉：用狐和貉的皮做的裘皮衣服。

 (4)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这两句见《诗经•邶风•雄雉》篇。忮，音ｚｈì，害的意思。臧，善，好。

【译文】

 孔子说：“穿着破旧的丝棉袍子，与穿着狐貉皮袍的人站在一起而不认为是可耻的，大概只有仲由吧。（《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说不好呢？’”子路听后，反复背诵这句诗。孔子又说：“只做到这样，怎么能说够好了呢？”

【评析】

 这一章记述了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先夸奖又批评的两段话。他希望子路不要满足于目前已经达到的水平，因为仅是不贪求、不嫉妒是不够的，还要有更高的更远的志向，成就一番大事业。

**先进篇第十一**

【原文】

11.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①：子游，子夏。

【注释】

①文学：文献知识，即文学、历史、哲学等方面的文献知识。这里文学的含义与今相异。

【译文】

（孔子的弟子各有所长）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娴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能办理政事的有：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

【原文】

 11•12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译文】

 季路问怎样去事奉鬼神。孔子说：“没能事奉好人，怎么能事奉鬼呢？”季路说：“请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回答）说：“还不知道活着的道理，怎么能知道死呢？”

【评析】

 孔子这里讲的“事人”，指事奉君父。在君父活着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忠尽孝，君父死后也就谈不上孝敬鬼神，他希望人们能够忠君孝父。本章表明了孔子在鬼神、生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不信鬼神，也不把注意力放在来世，或死后的情形上，在君父生前要尽忠尽孝，至于对待鬼神就不必多提了。这一章为他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做了注脚。

【原文】

 11•13 闵子侍侧，訚訚(1)如也；子路，行行(2)如也；冉有、子贡，侃侃(3)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注释】

 (1)訚訚：音ｙíｎ，和颜悦色的样子。

 (2)行行：音ｈàｎｇ，刚强的样子。

 (3)侃侃：说话理直气壮。

【译文】

 闵子骞侍立在孔子身旁，一派和悦而温顺的样子；子路是一副刚强的样子；冉有、子贡是温和快乐的样子。孔子高兴了。但孔子又说：“像仲由这样，只怕不得好死吧！”

【评析】

 子路这个人有勇无谋，尽管他非常刚强。孔子一方面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特长而高兴，但又担心子路，惟恐他不会有好的结果。师之爱生，人之常情。孔子的这种担心，就说明了这一点。

【原文】

 11•15 子曰：“由之瑟(1)奚为于丘之门(2)？”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3)也。”

【注释】

 (1)瑟：音ｓè，一种古乐器，与古琴相似。

 (2)奚为于丘之门：奚，为什么。为，弹。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

 (3)升堂入室：堂是正厅，室是内室，用以形容学习程度的深浅。

【译文】

 孔子说：“仲由弹瑟，为什么在我这里弹呢？”孔子的学生们因此都不尊敬子路。孔子便说：“仲由嘛，他在学习上已经达到升堂的程度了，只是还没有入室罢了。”

【评析】

 这一段文字记载了孔子对子路的评价。他先是用责备的口气批评子路，当其它门人都不尊敬子路时，他便改口说子路已经登堂尚未入室。这是就演奏乐器而言的。孔子对学生的态度应该讲是比较客观的，有成绩就表扬，有过错就反对，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同时又树立起信心，争取更大的成绩。

【原文】

 11•18 柴(1)也愚(2)，参也鲁(3)，师也辟(4)，由也喭(5)。

【注释】

 (1)柴：高柴，字子羔，孔子学生，比孔子小30岁，公元前521年出生。

 (2)愚：旧注云：愚直之愚，指愚而耿直，不是傻的意思。

 (3)鲁：迟钝。

 (4)辟：音ｐì，偏，偏激，邪。

 (5)喭：音ｙàｎ，鲁莽，粗鲁，刚猛。

【译文】

 高柴愚直，曾参迟钝，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

【评析】

 孔子认为，他的这些学生各有所偏，不合中行，对他们的品质和德行必须加以纠正。这一段同样表达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庸是一种折衷调和思想，调和与折衷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相对的、暂时的。孔子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这一状态，并概括为“中庸”，这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是有贡献的。

【原文】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1)？”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2)，故退之。”

【注释】

 (1)诸：“之乎”二字的合音。

 (2)兼人：好勇过人。

【译文】

 子路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有父兄在，怎么能听到就行动起来呢？”冉有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孔子说：“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你回答说‘有父兄健在’，冉求问‘听到了就行动起来吗？’你回答‘听到了就行动起来’。我被弄糊涂了，敢再问个明白。”孔子说：“冉求总是退缩，所以我鼓励他；仲由好勇过人，所以我约束他。”

【评析】

 这是孔子把中庸思想贯穿于教育实践中的一个具体事例。在这里，他要自己的学生不要退缩，也不要过头冒进，要进退适中。所以，对于同一个问题，孔子针对子路与冉求的不同情况作了不同回答。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孔子教育方法的一个特点，即因材施教。

【原文】

 11•24 季子然(1)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2)由与求之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3)矣。”曰：“然则从之(4)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注释】

 (1)季子然：鲁国季氏的同族人。

 (2)曾：乃。

 (3)具臣：普通的臣子。

 (4)之：代名词，这里指季氏。当时冉求和子路都是季氏的家臣。

【译文】

 季子然问：“仲由和冉求可以算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你是问别人，原来是问由和求呀。所谓大臣是能够用周公之道的要求来事奉君主，如果这样不行，他宁肯辞职不干。现在由和求这两个人，只能算是充数的臣子罢了。”季子然说：“那么他们会一切都跟着季氏干吗？”孔子说：“杀父亲、杀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跟着干的。”

【评析】

 孔子这里指出“以道事君”的原则，他告诫冉求和子路应当用周公之道去规劝季氏，不要犯上作乱，如果季氏不听，就辞职不干。由此可见，孔子对待君臣关系以道和礼为准绳的。这里，他既要求臣，也要求君，双方都应遵循道和礼。如果季氏干杀父杀君的事，冉求和子路就要加以反对。

【原文】

 11•25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1)夫人之子(2)。”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3)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4)夫佞者。”

【注释】

 (1)贼：害。

 (2)夫人之子：指子羔。孔子认为他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就去从政，这会害了他自己的。

 (3)社稷：社，土地神。稷，谷神。这里“社稷”指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的地方，即社稷坛。古代国都及各地都设立社稷坛，分别由国君和地方长官主祭，故社稷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译文】

 子路让子羔去作费地的长官。孔子说：“这简直是害人子弟。”子路说：“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社稷，治理百姓和祭祀神灵都是学习，难道一定要读书才算学习吗？”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种花言巧语狡辩的人。”

【原文】

 11•26 子路、曾皙(1)、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2)。居(3)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4)？”子路率尔(5)而对曰：“千乘之国，摄(6)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7)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8)。”夫子哂(9)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10)，如(11)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12)，如会同(13)，端章甫(14)，愿为小相(15)焉。”“点，尔何如？”鼓瑟希(16)，铿尔，舍瑟而作(17)，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18)春者，春服既成，冠者(19)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20)，风乎舞雩(21)，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22)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注释】

 (1)曾皙：名点，字子皙，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的学生。

 (2)以吾一日长乎尔，毋以也：虽然我比你们的年龄稍长一些，而不敢说话。

 (3)居：平日。

 (4)则何以哉：何以，即何以为用。

 (5)率尔：轻率、急切。

 (6)摄：迫于、夹于。

 (7)比及：比，音ｂì。等到。

 (8)方：方向。

 (9)哂：音ｓｈěｎ，讥讽地微笑。

 (10)方六七十：纵横各六七十里。

 (11)如：或者。

 (12)宗庙之事：指祭祀之事。

 (13)会同：诸侯会见。

 (14)瑞章甫：端，古代礼服的名称。章甫，古代礼帽的名称。

 (15)相：赞礼人，司仪。

 (16)希：同“稀”，指弹瑟的速度放慢，节奏逐渐稀疏。

 (17)作：站起来。

 (18)莫：同“暮”。

 (19)冠者：成年人。古代子弟到20岁时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

 (20)浴乎沂：沂，水名，发源于山东南部，流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水边洗头面手足。

 (21)舞雩：雩，音ｙú。地名，原是祭天求雨的地方，在今山东曲阜。

 (22)唯：语首词，没有什么意义。

【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个人陪孔子坐着。孔子说：“我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不要因为我年长而不敢说。你们平时总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假如有人了解你们，那你们要怎样去做呢？”子路赶忙回答：“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中间，常常受到别的国家侵犯，加上国内又闹饥荒，让我去治理，只要三年，就可以使人们勇敢善战，而且懂得礼仪。”孔子听了，微微一笑。孔子又问：“冉求，你怎么样呢？”冉求答道：国土有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国家，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就可以使百姓饱暖。至于这个国家的礼乐教化，就要等君子来施行了。”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答道：“我不敢说能做到，而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活动中，或者在同别国的盟会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呢？”这时曾点弹瑟的声音逐渐放慢，接着“铿”的一声，离开瑟站起来，回答说：“我想的和他们三位说的不一样。”孔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各人讲自己的志向而已。”曾皙说：“暮春三月，已经穿上了春天的衣服，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少年，去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是赞成曾皙的想法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的都出去了，曾皙后走。他问孔子说：“他们三人的话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夫子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曾皙又问：“那么是不是冉求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呢？”孔子说：“哪里见得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曾皙又问：”公西赤讲的不是治理国家吗？”孔子说：“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这不是诸侯的事又是什么？像赤这样的人如果只能做一个小相，那谁又能做大相呢？”

【评析】

 孔子认为，前三个人的治国方法，都没有谈到根本上。他之所以只赞赏曾点的主张，就似因为曾点用形象的方法描绘了礼乐之治下的景象，体现了“仁”和“礼”的治国原则，这就谈到了根本点上。这一章，孔子和他的学生们自述其政治上的抱负，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理想。

**颜渊篇第十二**

12•12 子曰：“片言(1)可以折狱(2)者，其由也与(3)？”子路无宿诺(4)。

【注释】

 (1)片言：诉讼双方中一方的言辞，即片面之辞，古时也叫“单辞”。

 (2)折狱：狱，案件。即断案。

 (3)其由也与：大概只有仲由吧。

 (4)宿诺：宿，久。拖了很久而没有兑现的诺言。

【译文】

 孔子说：“只听了单方面的供词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说话没有不算数的时候。

【评析】

 仲由可以以“片言”而“折狱”，这是为什么？历来有这样几种解释。一说子路明决，凭单方面的陈述就可以作出判断；二说子路为人忠信，人们都十分信服他，所以有了纠纷都在他面前不讲假话，所以凭一面之辞就可以明辨是非；三说子路忠信，他所说的话决无虚假，所以只听其中一面之辞，就可以断定案件。但无论哪种解释，都可以证明子路在刑狱方面是卓有才干的。

**子路篇第十三**

【原文】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1)。”请益(2)。曰：“无倦(3)。”

【注释】

 (1)先之劳之：先，引导，先导，即教化。之，指老百姓。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

 (2)益：请求增加一些。

 (3)无倦：不厌倦，不松懈。

【译文】

 子路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做在老百姓之前，使老百姓勤劳。”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说：“不要懈怠。”

【原文】

 13•3 子路曰：“卫君(1)待子为政，子将奚(2)先？”子曰：“必也正名(3)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4)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5)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6)，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7)而已矣。”

【注释】

 (1)卫君：卫出公，名辄，卫灵公之孙。其父蒯聩被卫灵公驱逐出国，卫灵公死后，蒯辄继位。蒯聩要回国争夺君位，遭到蒯辄拒绝。这里，孔子对此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奚：音ī，什么。

 (3)正名：即正名分。

 (4)迂：迂腐。

 (5)阙：同“缺”，存疑的意思。

 (6)中：音ｚｈòｎｇ，得当。

 (7)苟：苟且，马马虎虎。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想得太不合时宜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马虎虎对待的。”

【评析】

 以上三章所讲的中心问题都是如何从政。前两章讲当政者应当以身作则。要求百姓做的事情，当政者首先要告诉百姓，使百姓能够搞清楚国家的政策，即孔子所讲的引导百姓。但在这三章中讲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正名”。“正名”是孔子“礼”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有“名正”才可以做到“言顺”，接下来的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原文】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1)，怡怡(2)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注释】

 (1)偲偲：音ｓī，勉励、督促、诚恳的样子。

 (2)怡怡：音ｙí，和气、亲切、顺从的样子。

【译文】

 子路问孔子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助督促勉励，相处和和气气，可以算是士了。朋友之间互相督促勉励，兄弟之间相处和和气气。”

**宪问篇第十四**

【原文】

 14•12 子路问成人(1)。子曰：“若臧武仲(2)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3)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4)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注释】

 (1)成人：人格完备的完人。

 (2)臧武仲：鲁国大夫臧孙纥。

 (3)卞庄子：鲁国卞邑大夫。

 (4)久要：长久处于穷困中。

【译文】

 子路问怎样做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如果具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那样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也就可以算是一个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何必一定要这样呢？见到财利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位完美的人。”

【评析】

 本章谈人格完善的问题。孔子认为，具备完善人格的人，应当富有智慧、克制、勇敢、多才多艺和礼乐修饰。谈到这里，孔子还认为，有完善人格的人，应当做到在见利见危和久居贫困的时候，能够思义、授命、不忘平生之言，这样做就符合于义。尤其是本章提出“见利思义”的主张，即遇到有利可图的事情，要考虑是否符合义，不义则不为。这句话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原文】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1)，召忽(2)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3)，不以兵车(4)，管仲之力也。如其仁(5)，如其仁。”

【注释】

 (1)公子纠：齐桓公的哥哥。齐桓公与他争位，杀掉了他。

 (2)召忽：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被杀后，召忽自杀，管仲归服于齐桓公，并当上了齐国的宰相。

 (3)九合诸侯：指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盟会。

 (4)不以兵车：即不用武力。

 (5)如其仁：这就是他的仁德。

【译文】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评析】

 孔子提出“事君以忠”。公子纠被杀了，召忽自杀以殉其主，而管仲却没有死，不仅如此，他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一应当属于对其主的不忠。但孔子这里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而不依靠武力，是依靠仁德的力量，值得称赞。

【原文】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译文】

 子路问怎样事奉君主。孔子说：“不能欺骗他，但可以犯颜直谏。”

【原文】

 14•36 公伯寮(1)愬(2)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3)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4)。”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注释】

 (1)公伯寮：姓公伯名寮，字子周，孔子的学生，曾任季氏的家臣。

 (2)愬：音ｓù，同“诉”，告发，诽谤。

 (3)子服景伯：鲁国大夫，姓子服名伯，景是他的谥号。

 (4)肆诸市朝：古时处死罪人后陈尸示众。

【译文】

 公伯寮向季孙告发子路。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给孔子，并且说：“季孙氏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我的力量能够把公伯寮杀了，把他陈尸于市。”孔子说：“道能够得到推行，是天命决定的；道不能得到推行，也是天命决定的。公伯寮能把天命怎么样呢？”

【评析】

 在本章里，孔子又一次谈到自己的天命思想。“道”能否推行，在天命而不在人为，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原文】

 14•38 子路宿于石门(1)。晨门(2)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注释】

 (1)石门：地名。鲁国都城的外门。

 (2)晨门：早上看守城门的人。

【译文】

 子路夜里住在石门，看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看门的人说：“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评析】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做人的大道理。人要有一点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许多事情都是经过艰苦努力和奋斗而得来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反映出他孜孜不倦的执着精神。从这位看门人的话中，我们也可以见出当时普通人对孔子的评论。

【原文】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1)。”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2)。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注释】

 (1)安人：使上层人物安乐。

 (2)安百姓：使老百姓安乐。

【译文】

 子路问什么叫君子。孔子说：“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们安乐。”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修养自己使所有百姓都安乐，尧舜还怕难于做到呢？”

【评析】

 本章里孔子再谈君子的标准问题。他认为，修养自己是君子立身处世和管理政事的关键所在，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上层人物和老百姓都得到安乐，所以孔子的修身，更重要的在于治国平天下。

**卫灵公篇第十五**

【原文】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1)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2)，小人穷斯滥矣。”

【注释】

 (1)愠：音ｙùｎ，怒，怨恨。

 (2)固穷：固守穷困，安守穷困。

【译文】

 （孔子一行）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的人都饿病了。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

说道：“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小人一遇穷困就无所不为了。”

【评析】

 从本章开始，以后又有若干章谈及君子与小人在某些方面的区别。这里，孔子说到面对穷困潦倒的局面，君子与小人就有了显而易见的不同。

【原文】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译文】

 孔子说：“由啊！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季氏篇第十六**

【原文】

 16•1 季氏将伐颛臾(1)。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2)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3)，且在城邦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4)有言曰：‘陈力就列(5)，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6)矣？且尔言过矣，虎兕(7)出于柙(8)，龟玉毁于椟(9)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10)。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11)。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12)之内也。”

【注释】

 (1)颛臾：音ｚｈｕāｎ ｙú，鲁国的附属国，在今山东省费县西。

 (2)有事：指有军事行动，用兵作战。

 (3)东蒙主：东蒙，蒙山。主，主持祭祀的人。

 (4)周任：人名，周代史官。

 (5)陈力就列：陈力，发挥能力，按才力担任适当的职务。

 (6)相：搀扶盲人的人叫相，这里是辅助的意思。

 (7)兕：音ｓì。雌性犀牛。

 (8)柙：音ｘｉá，用以关押野兽的木笼。

 (9)椟：音ｄú，匣子。

 (10)费：季氏的采邑。

 (11)贫、寡：可能有错误，应为寡、贫。

 (12)萧墙：照壁屏风。指宫廷之内。

【译文】

 季氏将要讨伐颛臾。冉有、子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快要攻打颛臾了。”孔子说：“冉求，这不就是你的过错吗？颛臾从前是周天子让它主持东蒙的祭祀的，而且已经在鲁国的疆域之内，是国家的臣属啊，为什么要讨伐它呢？”冉有说：“季孙大夫想去攻打，我们两个人都不愿意。”孔子说：“冉求，周任有句话说：‘尽自己的力量去负担你的职务，实在做不好就辞职。’有了危险不去扶助，跌倒了不去搀扶，那还用辅助的人干什么呢？而且你说的话错了。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了，这是谁的过错呢？”冉有说：“现在颛臾城墙坚固，而且离费邑很近。现在不把它夺取过来，将来一定会成为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君子痛恨那种不肯实说自己想要那样做而又一定要找出理由来为之辩解的作法。我听说，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因为这样，所以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徕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现在，仲由和冉求你们两个人辅助季氏，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不能招徕他们；国内民心离散，你们不能保全，反而策划在国内使用武力。我只怕季孙的忧患不在颛臾，而是在自己的内部呢！”

【评析】

 这一章又反映出孔子的反战思想。他不主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国内的问题，而希望采用礼、义、仁、乐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此外，这一章里孔子还提出了“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这种思想对后代人的影响很大，甚至成为人们的社会心理。就今天而言，这种思想有消极的一面，基本不适宜现代社会，这是应该指出的。

**阳货篇第十七**

【原文】

17•5 公山弗扰(1)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悦，曰：“末之也已(2)，何必公山氏之之也(3)。”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4)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5)？”

【注释】

(1)公山弗扰：人名，又称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的家臣。

(2)末之也已：末，无。之，到、往。末之，无处去。已，止，算了。

(3)之之也：第一个“之”字是助词，后一个“之”字是动词，去到的意思。

(4)徒：徒然，空无所据。

(5)吾其为东周乎：为东周，建造一个东方的周王朝，在东方复兴周礼。

【译文】

 公山弗扰据费邑反叛，来召孔子，孔子准备前去。子路不高兴地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弗扰那里呢？”孔子说：“他来召我，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如果有人用我，我就要在东方复兴周礼，建设一个东方的西周。”

【原文】

17•7 佛肸(1)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2)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3)；不曰白乎，涅(4)而不缁(5)。吾岂匏瓜(6)也哉？焉能系(7)而不食？”

【注释】

(1)佛肸：音ｂìｘī，晋国大夫范氏家臣，中牟城地方官。

(2)中牟：地名，在晋国，约在今河北邢台与邯郸之间。

(3)磷：损伤。

(4)涅：一种矿物质，可用作颜料染衣服。

(5)缁：音ｚī，黑色。

(6)匏瓜：葫芦中的一种，味苦不能吃。

(7)系：音ｊì，结，扣。

【译文】

 佛肸召孔子去，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现在佛肸据中牟反叛，你却要去，这如何解释呢？”孔子说：“是的，我有过这样的话。不是说坚硬的东西磨也磨不坏吗？不是说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吗？我难道是个苦味的葫芦吗？怎么能只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呢？”

【原文】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1)，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2)；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3)；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4)；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5)；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注释】

(1)居：坐。

(2)愚：受人愚弄。

(3)荡：放荡。好高鹜远而没有根基。

(4)贼：害。

(5)绞：说话尖刻。

【译文】

 孔子说：“由呀，你听说过六种品德和六种弊病了吗？”子路回答说：“没有。”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好仁德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受人愚弄；爱好智慧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行为放荡；爱好诚信而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危害亲人；爱好直率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说话尖刻；爱好勇敢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犯上作乱；爱好刚强却不爱好学习，它的弊病是狂妄自大。”

【原文】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译文】

 子路说：“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答道：“君子以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君子有勇无义就会作乱，小人有勇无义就会偷盗。”

**微子篇第十八**

【原文】

 18•6 长沮、桀溺(1)耦而耕(2)。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3)焉。长沮曰：“夫

执舆(4)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5)？且而与其从辟(6)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7)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8)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1)长沮、桀溺：两位隐士，真实姓名和身世不详。

 (2)耦而耕：两个人合力耕作。

 (3)问津：津，渡口。寻问渡口。

 (4)执舆：即执辔。

 (5)之：与。

 (6)辟：同“避”。

 (7)耰：音ｙōｕ，用土覆盖种子。

 (8)怃然：怅然，失意。

【译文】

 长沮、桀溺在一起耕种，孔子路过，让子路去寻问渡口在哪里。长沮问子路：“那个拿着缰绳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那他是早已知道渡口的位置了。”子路再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像洪水一般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变它呢？而且你与其跟着躲避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躲避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做田里的农活。子路回来后把情况报告给孔子。孔子很失望地说：“人是不能与飞禽走兽合群共处的，如果不同世上的人群打交道还与谁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与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评析】

 这一章反映了孔子关于社会改革的主观愿望和积极的入世思想。儒家不倡导消极避世的做法，这与道家不同。儒家认为，即使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也要独善其身，做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孔子就是这样一位身体力行者。所以，他感到自己有一种社会责任心，正因为社会动乱、天下无道，他才与自己的弟子们不知辛苦地四处呼吁，为社会改革而努力，这是一种可贵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

【原文】

 18•7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1)。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2)，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3)而食(4)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注释】

 (1)蓧：音ｄｉàｏ，古代耘田所用的竹器。

 (2)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一说这是丈人指自己。分是粪；不，是语气词，意为：我忙于播种五谷，没有闲暇，怎知你夫子是谁？另一说是丈人责备子路。说子路手脚不勤，五谷不分。多数人持第二种说法。我们以为，子路与丈人刚说了一句话，丈人并不知道子路是否真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没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所以，我们同意第一种说法。

 (3)黍：音ｓｈǔ，黏小米。

 (4)食：音ｓì，拿东西给人吃。

【译文】

 子路跟随孔子出行，落在了后面，遇到一个老丈，用拐杖挑着除草的工具。子路问道：“你看到我的老师吗？”老丈说：“我手脚不停地劳作，五谷还来不及播种，哪里顾得上你的老师是谁？”说完，便扶着拐杖去除草。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在一旁。老丈留子路到他家住宿，杀了鸡，做了小米饭给他吃，又叫两个儿子出来与子路见面。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把这件事向他作了报告。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啊。”叫子路回去再看看他。子路到了那里，老丈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做官是不对的。长幼间的关系是不可能废弃的；君臣间的关系怎么能废弃呢？想要自身清白，却破坏了根本的君臣伦理关系。君子做官，只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的。至于道的行不通，早就知道了。”

【评析】

 过去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这一章中老丈所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是劳动人民对孔丘的批判等等。这恐怕是理解上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对此，我们不想多作评论，因为当时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政治需要。其实，本章的要点不在于此，而在于后面子路所作的总结。即认为，隐居山林是不对的，老丈与他的儿子的关系仍然保持，却抛弃了君臣之伦。这是儒家向来都不提倡的。